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地部十五

江 潮濤

江一

原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風俗通

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按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

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

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又韋昭說曰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為三江在越也

按水經

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

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

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

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

潯陽記說九江一曰白鳥

江二蟬江三鳥土江四嘉靡江五畎
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

東會於彭澤經蕪

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按南徐州

今潤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別為沱水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地名東迤

以氏反

北會于滙

胡罪

反匪澤即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凡長江之別有郢江

任豫益州記曰郢江大江之支也亦曰涪江亦曰湍水在蜀與洛水合郢音郢

汶江

益州記曰汶江源出

王輪墊江

崔鴻西京記曰吐谷渾觀墊江源問魯和曰此水經仇池而過晉壽山沱渠始號墊江至

巴郡八大弱柳江

緣江記曰西江浙江

說文云江別流為汜至會稽山

陰為浙江又顧野王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松江劉澄之間不與岷山之江相涉至錢塘入於海

州記吳縣有松江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在南京徐州禹貢所謂

北江也今潤瓜步江今揚州六合縣界西南對潤州江寧縣即魏文帝及後魏太武帝所

臨烏江即項羽死處今寧縣即魏文帝及後魏太武帝所

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隈州此即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

之江今凡江帶郡縣因為名則有丹徒江錢塘江會樂遊園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牂

牂江成都江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又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為江潮江潮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湍急 增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列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江二

增圖經曰媯水入東海釐降二女子為汭豈其是乎江裏有上中下三憊言舜二女降時為地高險迴曲使者至險輒憊然三歎故曰三憊 原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

始出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

可涉也非唯下流水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

且孰肯諫汝乎 增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問孔子於子

貢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

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

吳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絕江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其劔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

劔也丈人不肯受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

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原列女傳曰楚

昭王貞姜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使
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還取符未及臺
已壞流水而死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

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華陽國志曰李冰於湔山下

造大壩以壅江水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
於南江命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
橋二頭沈之深淵又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曰水

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原謝承後漢書曰吳

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子胥

水息得濟 增又曰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

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

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

醉臥便渡 原列女傳曰廣陵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

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雞鳴沂流而汲而阻風雪不

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鄰家紡織給與詩聞追還舍側

立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

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涌

歎曰此固天之所
以限南北也遂歸

環濟吳紀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

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見呂岱說騭言北

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闢以來

寧可以囊塞之乎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二月王濬

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晉書曰祖

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世說曰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洲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 南史曰紀僧真宋時為齊高帝尉軍府參軍主簿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又曰王僧辨與陳霸先討侯

景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
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 丹徒志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中朝故事
李德裕使取金山中冷水水記楊子江南冷水第一蔡
祐竹窗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灋劉伯芻水品以中冷
為第一陸羽茶經以為第二東坡詩中冷南旁石盤陀
蔡肇詩中冷之西古石排 錄異記曰恩州大江之側
崖壁萬仞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呼之往往即出

多著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有旭川劉宰宏曾
過此灘呼之果出方輿勝覽曰孫忌使周對世宗云
長江千里險過金湯春渚紀聞曰蘇軾元祐四年出
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
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
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
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
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

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云 聞見後錄曰蘇軾書傳曰禹貢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許敬宗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又曰程伊川過漢江中流船幾覆人皆號泣伊川但正

襟安坐有老父問曰君何甚莊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
父曰孰若無心 冷齋夜話曰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
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有寶物
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
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
有黃魯直草書扇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一餉
而濟

江三

原導江

絕漢

上詳前叙
出岷山東流

淮南子曰江
絕漢入海

荆池

楚

望

淮南子曰昔荆楚之地汝潁以為泗江漢以為池

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四瀆

六川

史記曰殷湯作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濟南為淮西為河四瀆已修萬民

乃居

呂氏春秋曰何為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此六川也

吐貝

納龜

春秋

運斗

樞曰瑤光得則江吐大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濫觴

縈帶

上詳前
袁山松宜

都記

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紫帶視舟船如鳬雁

萍實

菱華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

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遽食之甚美
傳玄歌曰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華上翳青

雲景下鑒

綠水波

鸚洲

鵲岸

鄺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夏沙羨縣西北又東經歎父

山江右岸當鸚鵡洲

左傳曰昭王十六年冬楚子伐

吳吳人敗之於鵲岸西京記曰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

渚者

祭胥

弔屈

董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

是也

烏與羣臣於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

漢書揚雄

弔屈原文過湘沅而主不容自投江而死作書往往撫

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

捐璆

喪珮

楚辭曰捐余璆

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兮澧浦

劉向列仙傳曰江妃二女游江濱見鄭交甫

遂解珮與之交甫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珮女亦不

見郭璞江賦曰感交甫之

沈書

投局

蕭方等三十

喪珮悲神使之嬰羅是也

祿殷羨之還豫章貴游多憑寄書羨之至版橋投書於

江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藏

榮緒晉書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乃取其蒲博棊局之具悉投
於江
雙流
九派
蜀江
江至潯
增學字
投

書巴江勢若巴字唐李遠詩杜宇呼
名語巴江學字流
即殷羨之事
青龍
白馬
在江

松江府城北上接松江下通滬瀆吳孫權造青
龍戰艦於此故名
江在成都府崇慶州東北
原笑

吳王
歎魏帝
上詳前
虞溥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
陵欲伐吳望大江而歎曰吳據洪流且

多糧穀雖武騎千
隊無所用也乃還
使君灘
中郎浦
鄺道元注水經

復縣南又經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舟懲
其波濤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
又曰江水又東

至華容縣西左迤為中
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
發黃岑
激赤岸
州盛弘之荆

安郡有東北二江北江發源於桂陽之臨武黃岑山東江發源於南安大庾嶠下經始興縣界南流西轉與北

江合於郡東注於南海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也闊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輒有

大濤聲勢駭狀極為奇觀濤

黃金浦

紫貝闕

鄺道元

至北江激赤岸尤更迅猛

經注曰江水東至長沙下鴛縣又東之右岸有城陵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

金浦

楚辭曰芙蓉蓋而菱華車紫貝闕而白玉

增

堂王逸

注曰紫貝水蟲也援神契曰洪水出紫貝

過采石

使高麗

侯鯖錄

李白過采石江酒狂入水捉

濤槳折舟人大恐公怡

原合汚水

灌錦城

史記河

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暴水之害穿二江灌成都城此渠皆可行舟有餘用溉浸百姓又享其利至於所過往

往引其水益用既田疇
渠以億計莫之數也

不惡小谷

不逆衆流
墨子曰江

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
之流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無不受

之苟有所逆衆
流不至者多矣

南國之紀

岷山之源

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四瀆之首

百谷之王

見前

要離推戈

靈均任

石

江賦云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注云要離吳之勇人也吳王欲殺慶忌慶忌走捷王以六馬逐之

不及要離乃與慶忌俱渡江江中拔劍斬慶忌
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曰靈均屈原字也任懷也江

周穆叱龜

溫嶠焚犀

紀年云周穆王至梁

晉書云溫嶠至牛

渚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焚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
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苦相照嶠

甚惡之未幾而卒

畫水而渡

鼓楫而過

晉書吳猛年四十許邑人丁義始授

神方因還豫章江水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漢書云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其有靈知其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增色如鴨頭

源出龍鼻

唐書東蠻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

鴨綠江唐太宗征高麗耀兵於鴨綠水即此四川有清漪江源出龍鼻山會於涪水

江四

原沔彼江水

導於岷山

安流

楚辭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大湓

詳河

永

江之永矣流而為不可方思

誓

祖逖涉江采誓江涉芙蓉

黃龍負舟

郭璞江賦云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注曰駭驚也禹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人大驚

禹乃仰天而嗟曰余受命于天竭才養人死命也何憂焉龍乃去之

兩蛟挾舟

郭璞江賦云壯

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注曰荆飲飛得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飲飛以

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

增色若黛玉

杜詩

泝凌天之

騰波

柳宗元賦懲咎賦

江流悍急

韓愈送區冊文

大江湏洞支流合

輸

劉禹錫楚望

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即遠澹為安流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原鮫人構館於懸流

泉客築室於巖底

賦江

江五

原詩宋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
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
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梁沈約泛永康江詩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
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睨信永矣望美曖悠哉寄言
幽閨妾羅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曰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仞寫高樹百丈見游鱗紛吾隔甌淦寧可濯衣巾願以
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任昉濟浙江詩曰昧旦乘輕風

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
峰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頽久壤 又嚴陵瀨詩曰

群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連漪激石復奔壯神
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 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

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
難遣况復阻川隅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鳥濛漠江煙

上蒼茫沙嶼蕪鮮纜辭東越接舳鷺西徂懸帆似馳驥
飛櫂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王臺卿臨滄

波詩曰高軒臨不測清江窮廣深天邊生岸影水上結
雲陰風來白華起潮滿黃沙沈 陳陰鏗晚出新亭詩

曰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
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周庾信奉和泛江詩曰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
迴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枕下荆門戰艦浮岸社多群樹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
靜龍吟迴上游 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
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
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隋煬帝

夏日臨江詩曰夏潭蔭修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
雲散遠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遙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薛道衡入郴江詩曰仗節遵嚴會揚舲汴
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

洲岸迴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緣涯頻斷挽挂壁屢移鉤

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柳顧言奉和晚日楊子江

應教詩曰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泛

通蓬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淡疊浪

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 唐蘇味道九江口南

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詩曰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

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

風搖蜀棹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

龜猶入貢浮磬罷新裁
津史揮橈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增唐李嶠詠江詩曰日夕三江

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花開
湍似黃牛去
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出誰識卿雲才
王昌齡九江

口詩曰潏潏江勢闊雨開潯陽秋驛門是高岸望盡黃
蘆洲水與五溪合心期萬里遊明時無棄才謫去隨孤
舟驚鳥立寒木丈夫佩吳鉤何當報君恩却繫風霜頭
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詩曰春水月峽來浮舟安望

極正見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
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
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
識遙火應到渚宮城 蕭穎士越江秋曙詩曰扁舟東
路遠曉月下江濱潏潏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
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
安道惜離羣延首剡溪近永言懷數君 孟浩然宿永
嘉江寄崔少府詩曰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

千里孤帆天一涯
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
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杜甫長江詩曰浩浩終不息
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
聲驅滌瀕深未辭添霧雨
接上遇衣襟李白江上吟
詩曰木蘭之枻沙棠舟
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
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
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
無心隨白鷗屈平辭賦懸
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
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
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
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張

九齡自豫章南還江上詩曰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

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送若迎津

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杜甫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

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

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巴西驛亭觀

江漲呈竇使君詩曰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

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

舍攜我豁心胃 又詩曰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

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
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劉春虛暮秋楊子江寄孟浩然
詩曰木葉紛紛下東南
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
蒼暝色況復久秋聲
又何長孤舟兼微月
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
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
江漢遙相望

丁仙芝渡楊子江詩曰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
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
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
更聞楓葉下浙澁度秋聲
宋蘇舜欽楊子江觀風浪詩曰
晚

至瓜洲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凌
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至
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為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所
操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輟險馬足酸因知古聖人
立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視此念古昔杖
藜空盤桓林逋秋江寫望詩曰蒼茫沙嘴鷺鷥眠片
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蓬煙火飯漁船
孔武仲江上詩曰萬里長江一葉舟客心蕭索已驚秋

亂霞影照山根寺落日光翻水面樓淺浦耀金知躍鯉

前灘點雪見棲鷗少年壯氣悲寥廓未忍滄江下釣鉤

王令江上詩
暮暮荒城沒遠煙暮雲歸族忽相連春

江流水出天外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萼春深翻淺縹柳

花風遠聚晴絲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

戴復古江上詩曰山東江流急雲兼霧氣深輕鷗閒態

度孤雁苦聲音客路行無極風光古又今梅花出籬落

幽事頗關心又江上詩曰扁舟泊江渚喜近酒家門

出網魚鰕活投林鳥雀喧無橋通竹處有路到桃源一

見南塘字淒然憶故園 王廷珪江上詩曰倚杖江風

起呼船水面開人從洲觜渡帆破浪頭來月色共千里

天恩徧九垓當年送客處待看客車迴 明高啓江行

詩曰家家漁網映迴橋春水初生沒樹腰客路江南煙

雨裏綠蕪芳草恨迢迢 又江上晚歸詩曰渺渺雙鳬

落晚沙一江秋色豔明霞逢人不用停舟問大樹邨中

即我家 陶安江色詩曰竹屋晨啓關江色直飛入空

碧壓几案陰陰四壁濕玻璃作天地冷然手可挹萬家
隨升降元氣動呼吸臨岸步觀漲石階沒千級岷巴與
湘漢衆水大會集合流東北去海水亦起立 林鴻江
上泛舟詩曰載酒入江色酒多江復長酣來散予纓濯
向春流香東壁過疎雨西崦殘夕陽猿禽相嘯叫雲水
共清蒼夕景更泛覽客程殊未央魚風葦上起蚌月波
中光嘗以事泮渙永期名迹忘乘槎予豈必聊復詠滄
浪 孫蕢江上詩曰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兼

葭過雲疎雨數千點臨水小邨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
石潮回歸雁認平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
華 周忱車駕渡江詩曰柳色臨江輦路長歲華遙望
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鷁序舸艦中流列雁行魚躍蒼波
瞻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虞典不奏橫汾
禮樂章 李東陽長江行詩曰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
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破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
茁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長江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

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折遂使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
不補地山崩谷罅漏百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看萬國
赤子淪深淵帝赫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
豎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
洞庭九派却轉潯陽城縈紆南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
蓬瀛

原歌晉夏侯湛江上泛歌曰悠悠兮遠征條條兮暨南
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

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
岳峙薜蘿紛兮被臯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
遨目桂林桂林蓊鬱兮鷗鷺揚音凌波兮願濟舟楫不
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原賦東晉郭璞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
乎巴梁衝巫峽而迅激躋江津以起漲極泓量而海運
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

漳源二分於岨嶸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
波於柴桑網絡群流商榷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滙沛潏汗六州之域
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險界呼吸
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
擗駁碧沙遺施而往來巨石砢礪以前却魚則江豚海
狶叔鮪王鱣鰐鯨鮫魛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玉珧海月土肉石華瑣蛭腹蟹水母目鰕紫蛭如渠洪
蚌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若乃龍鯉
一角奇鴈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頰螯肺躍而吐璣
文魮磬鳴以孕璆駢馬騰波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
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縟組爭映石帆蒙籠以
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煬銀鳴
石列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鵠
鵠鷗馱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繁蔚芳薈隱藹水松涯灌

芊萋潛蒼蔥龍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徬通幽
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絳其表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彛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嚔而睵
眇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櫂涉人於是
檣榜漂飛雲運餘舸舳鱸相屬萬里連檣汴汭沿流或
漁或商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颭而氣整徐而不颭疾而
不猛鼓帆迅越超漲截洄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於是蘆
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或揮輪於懸碕

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扣舷及其譎
變儵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
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庾闡涉江

賦曰發中州之曲沔背石頭之巖岨遡晨風而遙邁乘
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月將昏天吳駭奔陽侯漂海
若泛江豚爾乃雲霧勃起風流混淆排巖拒瀨觸石興
濤澎湃洸淟鬱怒咆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窅
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歛東極

乎扶桑體含弘而彌泰道謙尊而逾光齊山海以比量
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
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倮類殊形明月晞光
以夕曜金沙逐波而吐瑛撫楫中流汨徂西土過乎歷
陽之津迄乎橫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孺須以
逕渡川瀆泓澄以含景山水淠瀠而鱗布曹毗涉江
賦曰迄趙屯歷彭川修岸靡靡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
而抗英碧樁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燃狂飈

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狶彭澤夜光輝
煥凌錯吐飈駭鯨噴瀾采蠶於是泛波文魚於是登岸

南齊謝朓楚江賦曰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

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
沈山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
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
攢笳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願希光兮秋月承末照於
遺簪

增序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曰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
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
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
呂望藉茅於磻谿之陰屈平製芰於涪陽之浦覺瀛洲
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讐以妙論亦有嘉穀旨
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原文隋薛道衡祭江文曰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師晉王
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

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
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網蕞爾吳越僭偽相承
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為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
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佑咸蒙
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
螭竄於洲渚帷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
禮薦惟神尚享 增唐張說賽江文曰王有百禮秩尊
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荆

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
既嘆既獲既場既庾忻忻衆心願荅神祐潔牲明酌寅
奠江浦

潮濤一

增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為潮汐生為汐又曰濤大波
也 原抱朴子云潮汐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
水再大再小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
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

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
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
減也 增盧肇海潮賦序曰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附
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
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
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小大不常必有遲有速
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
微絕以其至陰之通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

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敵平
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其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
肱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
不刊之理也 余道安海潮圖序曰潮之漲退海非增
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
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此竭彼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
日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

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

為生於予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於
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今古之說以為地鉞東
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臨安志高麗圖
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
在山海經以為海鰲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
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
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脈
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

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

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夜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
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
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
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
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陰陽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
餘日 宋姚寬曰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
陽時刻極有理大率元氣虛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

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朏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

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
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
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
常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在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
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
矣原番禺記云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又云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
潮水從東地廣道遠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

涌起成濤 寰宇記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

候瓊海之潮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

不係月之盛衰 增圖經曰錢塘江潮海門潮所起處

望之有三山隱隱可見 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

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頃刻惟

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

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猶不足以

形容之每年是日遠近士女來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

謂之迎潮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姚寬曰或問四海潮皆

平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
傍射澎騰奔激其故何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
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狹
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狹
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有纂風亭北
望嘉興大山水闊三百餘里故海船舶船怖于上渾惟

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
渾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
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泊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
後水益來于是湓于沙渾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
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史氏伯璿曰余氏候
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
時為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何故蓋潮之長落不過
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

來則為落是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者豈必外此而他求乎王韶之始興記曰連州水下流有酄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

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百洑應刻漏焉 物類相

感志曰南海洲采珠人云海人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上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上人共挽之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暗黑雷鳴水勃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入浦溆矣 廣西誌曰桂林府聖水巖側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 臨海異物

志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遊以遠繫石雞形似家雞在海中山

上海潮將至輒羣鳴相應若家雞向晨也 裊淵廣州記曰石洲在海中名

黃山山北日一朝山南日再潮 酉陽雜俎云數丸生
江海邊如彭蜺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為候
因名數丸 原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
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潮濤二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尸
盛以鴟彝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
往蕩激崩岸越王殺文種葬于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

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
潘侯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增錄異記曰夫

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糞橐投之於江子胥恚
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
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
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
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
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

塘潮水相應焉

陸元輔胥山銘序曰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鴟羹盛尸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

今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奮於吳怫於越

息於楚乃退於是仲秋既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

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雖非命祀不讓瀆齊

原論衡曰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於

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

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為濤者虛也且
衛蒧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
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
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
後不相副也 增又曰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
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夫地之有百川也猶
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
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 抱朴子曰俗人

云濤是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
水矣 西吳記曰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灣昔吳王
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側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
原圖經曰苕溪在餘杭夾岸多苕花因得名相傳云古
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
之不得叱水成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
尺號為尹公潮 增高僧傳曰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
持密咒為務往時江潮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為誦咒

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
曰身是子胥復仇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為物已聞命
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
西岸沙漲彌年 吳越備史曰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
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
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濤頭又祝胥山祠仍為
詩一章函置海門既而濤頭遂趨西乃運巨石盛以竹
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渠廣陌亦由

是而成焉 臨安志相傳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
幢因名鐵幢浦 錢塘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
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
許以示鎮壓之義

潮濤三

原陽侯

靈胥

廣雅陽侯大波神也神也伍子胥死于江其精魄化為神

廣韻靈胥濤

增銀山

玉穴

蘇軾詩從今潮上君須記更看銀山十
二回姚合杭州觀濤詩如開玉穴

危似走
瓊岑

化鯤

沒樹

覆甌集九年得化鯢之術噓吸
之以還梁徐昉觀潮詩漸看

遙樹沒稍見遠天浮

原廣陵

瓊海

瓊州發八月觀濤於廣陵

洪連 滄波

駕丘山

似帷蓋

晉蘇彥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

似帷蓋之狀

增設醮退

投詩消

宋嘉熙年杭潮不

大醮潮即時退

江古心除江西漕使臨

原海鮑八

穴 牛魚起毛

並見

增子胥揚波

尹公叱水

並詳

連山噴雪

吼地卷沙

李詩浙江八月

何如此潮似

月濤聲吼地來卷起沙堆似雪堆

潮濤四

增濤霧蒸湧

王義方道南海酌水誓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

風濤

驚壯

陸元方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

屹起

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岷韓愈送惠師

蒼

濤鬱飛翻

杜甫客居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乘濤簸扶胥

近岸指一髮韓愈贈元協

律

洪濤春天

禹穴幽同上劉生詩

江湖天闊足風濤

寄杜員外詩

湖水定可信

李白

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柳宗元晉問濤波之旋滔

山觸天既停既平彌望悠馬良久乃始昂屹涌湓挺拔而出

濤瀨漲惡

李靖武德四年八月

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潮濤五

原詩晉蘇彥於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

山句隱振宇宙滿碣津雲連 梁徐昉賦得觀濤詩曰

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漸看遙樹沒稍見遠天浮漁
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增

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

昔余筮賓始衣冠仕洛陽無貲徒有任一命忝為郎再

踐神仙側三入崇賢傍東朝禮髮俊虛薄廁才良遊談

侍名理搦管創文章引籍陪下膳橫經叅上庠誰謂服

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謬為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

習治民固未長化雞仰季智馴雉推仲康此城鄰夏穴

櫺矗茂筠篁孝碑黃絹語神濤白鷺翔遨遊佳可望釋

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反景照移塘纖羅殊未動駭水

忽如湯乍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黃沫聚磐石素

波揚榜人不敢唱舟子詎能航離家復臨水眷然思故

鄉中來不可絕奕奕苦人腸沂洄若無阻謝病反清漳

唐陶翰乘潮至漁浦作詩曰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

雨樟亭忽已隱界峰莫及覩崩騰心為失浩蕩目無主
逐懷浪始開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
然造化靈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誠高歌調易苦頗因
忠信全客念猶栩栩 宋昱樟亭觀濤詩曰濤來勢轉
雄獵獵架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高失岸
吹滂上侵空翕闢乾坤異盈虛日月同餘艍從陸起洲
浦隅阡通跳沫噴巖翠翻波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却浪
復歸東寂聽堪增勇晴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叟說

難工來信應無已申威亦匪窮衝騰如凌勝迴合似相
攻委質任平視誰能涯始終 朱慶餘觀濤詩曰木落

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
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
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羅隱潮詩曰怒聲洶

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
覆向平流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畢竟朝
昏誰主掌好騎潁尾問陽侯 宋蘇軾望海樓晚景詩

曰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相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
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又八月十五日看潮詩曰萬人
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
渾在浪花中 范成大晚潮詩曰東風吹雨晚潮生疊

鼓催船鏡裏行底事今年春漲小去年曾與畫橋平

明高棟嶠嶼春潮詩曰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
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 鄭善

夫錢塘映江樓宴坐觀濤詩曰錢王此開濟旋入宋山

河潮汐秋來壯雷霆水上多尚傳江有怒翻恨海無波

颯颯攢陵樹悲風日夜過 史鑑觀潮歌詩曰雞聲喔

喔天未明大家盡說觀潮行騎輿徒步相迢還元服靚

妝街市盈江頭日高潮未生秋風獵獵茄鼓鳴美人狎

坐臨前楹嬌歌宛轉調鳴箏須臾狂呼笑相指一線遙

從海門起潮頭崛起高于城萬雷齊轟駭人耳排山倒

海天欲傾回波激射奇態生兩陣合戰兵力勅戈甲晃

晃秋空明羣兒弄水夸巧捷擎旋蹙蹋如浮萍 屠本

暖潮生詩曰潮生君未來潮落君又去來去總無常勞
勞西江渚江渚月明朝又回郎行那得好懷開明朝試
看天邊月不待潮生蕩槳來

原賦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
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
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鱗采介特
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
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叅神期必來以知

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曹毗觀濤賦曰伊

山水之遼迴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
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灑沸滄漢搖爍星
景伍子結誓於陰府洪湍應期而來騁汨如八風俱臻
隗若崑崙抗嶺 伏滔望濤賦曰若夫金祗理轡素月
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電驤起沙渟而迅邁觸
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
隗兀連罡重疊巘而天竦迴湍澌而起漲

增辭陸龜蒙迎潮辭曰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
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
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徑兮款柴門寂寞留
連兮依希舊痕餘波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
混元 又送潮辭曰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
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
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兮無纓可濯帆住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

歸

增讚李華靈濤讚曰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
濤應期昧爽風生凜若切肌淒清陰渾曠朗陽晞雪山
潢江神物驅之萬馬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槌地
移湯室雲分却躍鷺飛突象瑳切奔鯨合離踣逃夔魑
竄螫龍羆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群源委會祥怪叢滋熾
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纖疵仲秋大至以蕩
以彝世稱伍員忿憾而為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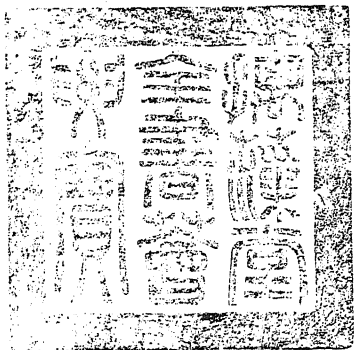
隲日月不知是述是讚嗚呼慎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謹案第八頁前三行殷湯作湯誥刊本下湯字訛
江北為濟刊本濟訛河西為河刊本河訛濟四
瀆已修刊本修訛侯並據史記改

第二十頁為齊行壁立赧駁刊本赧訛震據文選
改

第三十四頁後六行李詩當作李白詩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鑒類函卷三十八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地部十六

淮
濟
漢
洛

淮一


原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周官青州

其川淮泗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
桐柏山其源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駘東北
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

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

安豐縣與淝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

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

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

海數百里通朝夕潮尚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

入於海是也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東游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

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亦號曰秦淮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

縣昭稽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餘

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 尚書禹貢曰導淮自桐柏

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毛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 增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 風俗

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

均也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 爾雅曰淮為

潁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自潛

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

南即復陽縣也 晉高祖詔曰五嶽承天四瀆紀地

韓子曰清淮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淮二

增古岳瀆經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
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柏十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
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
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

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康辰能制鵠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藪繞以千數康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康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南史曰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

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
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識吾言而
勿泄也竟如其言 北史曰梁武帝時用魏降人王足

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假康絢節督衆二十萬於鍾離南
起浮山北抵嶢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沒潰衆患之或
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沒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
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仍伐樹為幹填以巨石
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

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
氣不可久塞既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
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唐
五行志曰中和三年汴水入與淮水鬪壞船數艘 通
典曰天寶六載淮瀆封為長源公祝文曰惟神源流深
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唐闕史曰雞林僧云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

如剉蘗投其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徹愈病析
醒其國或一歲怠於朝貢則淮水為之不至且多疾疫
水旱作災 唐書曰肅宗駐彭原第五琦奏事云今之
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 又曰貞元
八年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
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淮三

原二山

三洲

酈道元注水經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二山之間

而揚濤北注也

毛詩曰鼓鐘伐

奧府

都市

焦贛

磬淮有三洲毛注

三洲淮上也

奧府

都市

焦贛

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焦贛易

林變占曰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注江

入海

前見

禹

晉竭

尚書禹貢曰淮沂其

已治也

臧榮緒晉書

化橘

變禽

周禮曰橘踰淮而北化為枳此

曰永嘉三月淮濮水竭

化橘

變禽

周禮曰橘踰淮而北化為枳此

地氣然也

郭璞游仙詩曰六龍安可頓

漑鮒

化

運流有代謝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漑鮒

化

雉莊子見道上牛蹄涔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

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向南詣楚王浚江淮以漑汝

國語曰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淮為蜃黿鼉莫不能化

惟人不能哀夫李顥感冬篇曰宛虹潛太陰文雉化淮

汜

韓鈞

王浮

酈道元注水經曰淮水東經淮陰縣

鄉而釣於此處也
王粲有浮淮賦

蠙珠

玉璽

尚書禹貢泗濱浮磬
淮蠙珠暨魚孔安

國注曰淮蠙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臧榮緒晉書曰安

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

一枚此金陵秦淮非四瀆淮

增染指

損神

宋徐積詩淮之

也以淮事少故假此成對

水青於藍綠染指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

原

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會泗沂

經譙沛

並見前

潛周鼎

沈魏璧

楚辭曰潛周鼎於江

淮兮爨土鬻於中宇王逸注曰言藏九鼎於江淮之中

魚豢魏略曰文帝黃初六年帝以舟車入淮遣使者

淮沈璧於

增貢珠魚

出兵賦

夏書淮蠙貢珠暨魚注曰蠙蚌之別名下

前見

擷芳弔水

酤酒聽歌

隋徐彥伯淮亭吟擷瑤芳今弔楚水弄琪樹兮歌越

岑
宋唐介渡淮遇風作詩平生仗忠信
今日任風波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遠浦澄天

清流舍日

隋諸葛穎詩
下隋弘執恭詩

淮四

增召平

周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南
之彞詩人美之作江漢詩

無波平如席

韓愈
送僧

詩清淮無
波平如席

山泐桐柏發硤歎湧

唐文粹呂周任泗州
大水記山泐桐柏發

硤歎湧下
注淮濱

鐵鎖絕淮流

杜滔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
龐勛反圍城淮南節度使令

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所敗湘
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

壅

淮上流

揚行密以銳士萬二千冒雪馳迫
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

淮之水舒

舒

韓贈張籍詩

戍夜踰淮

忠義辛讜傳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亟矣獨出可以求援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

原竭

淮水

竭王

通

淮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

長淮

清淮

氏威

淮五

原詩隋煬帝早渡淮詩曰平淮既淼淼曉露復霏霏淮

甸未分色決漭共晨暉清霞轉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

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因逝水歸 隋諸

葛穎奉和出穎至淮應令詩曰涉穎倦紆迴浮淮欣迴

直遙邨含水氣遠浦澄天色靈濤稍欲近仙巖行可識
玄覽屬睿辭風雲有餘力 蔡允恭奉和出潁至淮應

令詩曰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汎淼淼眺迴情
依依稍覺金烏轉漸見錦颿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
歸 弘執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睿情欣逸賞臨

汎入淮淝櫂聲喧岸席颿影出雲飛清流含日彩蕣浪
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起路歸 唐虞世南奉和出

潁至淮應令詩曰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汎鷁

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

悵望悅神襟

徐彥伯淮亭吟曰貞寂慮兮淮山幽憐

芳若兮拏牛洲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矧

鶴唳兮風曉復猿鳴兮霜秋熠燿飛兮蟋蟀吟倚清瑟

兮橫涼琴擷瑤芳兮弔楚水弄琪樹兮歌越吟山碕礧

兮隈曲水涓漣兮洞汨金光延起兮驟興沒青苔竟兮

綠蘋歌綠蘋歌兮凋朱顏嫩人寂歷兮何時閒君不見

可憐桐柏上丰茸桂樹花滿山

增唐閣丘曉夜渡淮

詩曰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客
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言意未甘

李嶠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詩曰夕吹生寒浦清

淮上暝潮迎風欲舉櫂觸浪反停橈淼漫煙波闊參差
林岸遙日沈丹氣斂天敬白雲銷水鴈銜蘆葉沙鳬隱
荻苗客行殊未已川路幾迢迢 宋之問初宿淮口詩

曰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
汴河東瀉路窮茲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斷

況值淮南木落時
駱賓王早發淮口望盱眙詩曰養

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徙帝流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

涵蜃氣潮滿應雞聲州迴連沙靜川虛積溜明一朝從

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隱

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陶翰早過

臨淮詩曰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

楚雲皐鱗鱗漁浦帆潏潏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怒馬心

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

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宋劉子翬渡淮詩曰鳴

鼙渡長淮霏煙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

渡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撓失向背煙波浩無垠兒童相

擢歌余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畫鷁映流津徘徊望洲

渚悠然獨懷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洪濤

魚鰕亦有神四顧天地黑孤舟恐漂淪 蘇舜欽和淮

上過便風詩曰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

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又淮中晚泊犢頭

詩曰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

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戴復古頻酌淮河水詩曰有

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北水美春風

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楊萬

里初入淮河詩曰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又詩曰兩岸舟

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

來自在飛 明歸有光淮上作詩曰長淮餞落日圓光

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黃河從
北下并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
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原賦後漢王粲浮淮賦曰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
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蒞汎洪櫓于中潮
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
是汎風興濤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
遞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騫馳駭浪而赴質嘉舟徒之巧

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
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青海隅之蕤
芥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 魏文帝浮淮賦曰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
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
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泝淮
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
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鈇戈揚雲旗之繽

紛紛聆榜人之謹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
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
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原序隋杜臺卿淮賦序曰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
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
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
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鰐鯢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
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
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
木玄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
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
魚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
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
南通曲江水怪神物於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為德諒在物而非假浚出平氏之鄉濫流桐
柏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於炎野

原祭文隋薛道衡祭淮文曰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
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
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內
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
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
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

呼韓歲時拜誦偽陳叢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
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
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
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
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
尚饗

濟一

原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周官兗州

其川河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東垣縣

王屋山初名沆水

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此又別是一水耳應氏以為流入

河南之濟者非也

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

孔安國注尚書泉源為沆流去為濟

在溫西北平地

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

成臯

成臯今汜水縣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而東流大伾成臯古成臯兼包鞏縣之界

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冤朐縣

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

而為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

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

海也尚書稱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

陶丘北

即荷水所在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是也又

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為二其一東北流

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

方輿為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增山海經

曰王屋之山

輦

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景純云

漣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

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

員也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

邑縣濟齊其度量也水經注曰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

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

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

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

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沅水縣西北有源城者是

也南流與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東沅水注之 水西南

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
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沅水也行沅聲
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郟城北而出於溫矣其
一水枝津南流至於溴水出源城西北原山勲掌谷俗謂之
為白澗水南逕源城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
野記云濟水伏流暗經東阿縣今東阿井水煎之為膠
名曰阿膠可以已疾實濟水液也 夢溪筆談曰古說濟
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

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濟二

增唐會要曰上至濮陽問許敬宗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相屬何故對曰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

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曰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四陰數也陽曜陰者晦昧故星辰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絕狀雖細微其實薄也上稱善通典曰天寶六載濟瀆封為清泉公祝文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

一方嚴冬肇節聿修典制 元和郡國志曰海畔有一

沙阜高一丈周迴二里俗呼為鬪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每潮與濟水相觸故名今淀上有甘泉可食海潮雖大淀終不沒百姓於其下煮鹽 唐李甘濟為瀆問曰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王班祀之意也

濟三

原導沆 濟河

並見前

重源

異岸

酈道元注水經曰濟水重源

郭緣

生述征記曰河內溫縣亦有濟入於黃河謂濟之源按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也

吳溝

齊阻

趙華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戰國策曰張儀

說秦王曰齊據

關水

截流

上詳前注曰濟水入河並流數

河濟足以為阻

德美

通和

劉向說苑曰四瀆江

十里而截河又並河數里溢為滎澤

能蕩滌垢濁焉能通德甚美故視諸侯也

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為淮南子云淮濟水通和宜麥

馮征

袁汎

馮衍明志賦曰流山岳而周覽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沂淮濟而上征袁

宏北征賦曰於是背梁山截汶波汎清濟傍祝阿

增會汶

軼滎

禹貢濟東北會于汶

河與河水關南軼為滎澤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

注索

逕敖

水經曰濟水過滎陽

之東索水注之注京縣有大索小索即漢書京索之間也又曰東逕敷山之北注秦置敷倉之地過

穀

合片

又曰東北過穀城縣又曰東北合片溝水

至沛

入淮

又曰東南至沛

縣

又曰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於淮

色清

流伏

戰國策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以為固注濟水色至

清流伏詳前濟一

帝誕

王封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

濟陽縣

竹書紀年曰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

原齊度量

蕩垢

濁

詳前

溢滎澤

注渤海

詳前

增分南北

制陰陽

經水

濟水分南濟北濟

漢制郡縣有濟陽縣

水經注濟陰縣

湧若輪

伏則液

水經注凡

濟南泉源其湧若輪

井水作膠實濟水伏流經此作液也

東阿志東阿

歷諸歷水

注

不注山

水經注濟水歷乎歷城凡歷下之水皆濟水所歷又曰華不注山下有華泉亦自濟水注焉

北出王屋

南達彭城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聯沆也即濟之源也水

經曰濟東南逕

一宮光照

遍野嘉秀

水經注曰漢光武生於濟

彭城今徐州

陽宮光明照室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嘉禾遍野一莖九穗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引瀆

杯流

及泉驂絳

水經注曰歷下泉源競發遂引瀆水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多萃其上左

傳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

注將及華泉驂絳於木而止注華泉華不注山下之泉

皆濟流也

風姓司祀

公號崇封

左傳宋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

皐與有濟之祀

通典唐天

寶六年濟瀆封為清泉公

濟四

原鸛鵒不踰濟

周禮

有瀕

詩有瀕

沔彼

詩沔彼

清

濟清源

增遇清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濟北東阿有清亭是也因濟水

色清故名清

石門

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注以石為門濟水之門也在臨邑縣

原鄭車債

左傳齊鄭會于石門鄭伯之車債于濟

增濟隧

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

鄭西濟于濟隧注隧闕其地也濟隧近濟水而闕地也

會于魯濟

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沈

玉濟河會于魯濟尋

濟水祠

地理志曰臨邑縣有濟水祠

濟平

亭

水經注王莽時名亭在冤朐縣

臨濟亭

水經注亭在平丘縣即田儋死處

曲濟

亭

水經注亦在平丘

黑白異流

清濁殊派

魏土地記曰盟津河與清水合

亂流而東逕洛當城黑白異流清濁殊派而東南流注也

濁河終不污清濟

杜詩

濟上沒蓬蒿

苦雨同上

河濟異宜

柳宗元上中書狀河濟異宜海岱殊服

臨濟水

五代梁臣龐師古撤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

濟五

原詩唐蕭楚材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拂漢星

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魯阜跡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

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已降汾水作

仍深迎渭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

龍圖冠胥陸鳳駕指云亭非煙汎濟浦綠宇啓河汀畫
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
奉萬歲竊忭偶千齡

增唐李頎與諸公遊濟瀆泛舟

詩曰濟水出王屋其源來不窮湫泉數眼沸平地清流
通皇帝崇祀典詔書視三公分官禱靈廟奠璧沈河宮
神應每如荅松篁氣蔥龍蒼螭送飛雨赤鯉噴回風灑
酒布瑤席吹簫下玉童玄冥掌陰事祝史告年豐百谷

趨潭底三光懸鏡中淺深露沙石藻蘋生虛空晚景臨
汎美亭臯輕靄紅晴山傍舟楫白鷺驚絲桐我本家潁
北出門見維嵩焉知嵩峰外又有天壇東左手正接羅
浩歌眇青穹彝猶傲清吏偃仰狎漁翁對此川上閒非
君誰與同霜凝遠邨渚月淨蒹葭叢茲境信難遇為歡
殊未終淹留恨言別煙嶼夕微蒙 明儲巵涉濟詩曰
河曲風無定船扉掩復開岸花衝絮落沙雁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原祭文後魏文帝祭濟文曰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
常寺守散騎常侍景昭告於濟瀆之靈乾光資曜坤載
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
化比土宣績溫方涌瑞沅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
作潤岱宗含雲吐醴潤彼湛湛川風瀰瀰瞻洪律而懷
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璫玉軒而浮被沈璋
璧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漢一

原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 增

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

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為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

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 即周昭王溺於此處 又

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 即屈原過漁父處 又東過三澨水觸大

別山南而入江也禹貢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是也 原尚書禹貢曰嶓冢道漾東流為漢 毛詩曰

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二

原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美
化行於江漢之域左氏傳曰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增左傳曰吳師伐郢楚子
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韓詩外傳曰鄭交甫
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
珮二女解珮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

二女亦即亡矣 蜀志曰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

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於深淵暉景燭曜璽光

徹天 孫巖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

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體制既精扣之清

響 水經注曰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

凱碑元凱好向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立峴山一

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 又曰

漢東經西城縣胡城為鱸湍洪波潏潏浪雲頽古者

舊言有鱣魚奮鬚望濤直上至此曝顯因以名焉 夢
溪筆談曰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
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
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投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
所造金剛題識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霑漬

漢三

原南紀

東流

詩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禹貢東流為漢

增導漾

至沮

水經注漢水初自漾水發源禹貢所謂導

合褒通

漾也又曰東流至武都沮水始為漢水

沔水經漢水又東合褒水孔

會文逕直水從漢水又左

會文水又曰漢水又東逕直水

匯蠡入江尚書曰東匯澤為彭蠡又曰南入于江

敖頭旬口水經漢水又東歷敖頭

鯨灘鼈池

水經注曰漢水逕鼈池而鯨灘其地在西城縣南

猴徑狼潭水經漢水東過猴徑灘因

山多猴猿好乘危級飲故名又曰漢水東有狼子潭以狼子葬父於此故潭被此名

原鱸湍

龍泉上見前下水經注云漢水

含珠隱玉州

記云荆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蜀都賦流漢湯湯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

弄珠

祝玉

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祝玉事詳後蔡昭侯濟漢

配天漢

對月谷

蔡邕漢津賦云配命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載形水經注云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月坂有

月川于其中

黃金峭

白石灘

水經注云漢水經大黃壤沃行小黃金山南有黃金

峭故城

水經注云漢水東經魏興郡之錫縣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

增出鮒隅

發磡冢

山海經曰漢出鮒隅一作鮒魚即顓頊葬處禹貢磡冢導漾東流為漢磡冢山名

原過三蒞

近二別

上見前禹貢下見前左傳

增蘧篠口

琵琶

界

水經漢水東合蘧篠口又曰東逕琵琶界蓋梁益二州分境於此

接三湘

通九

派

王維汎漢江詩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

宜竹箭

歌滄浪

淮南子曰漢水重安

而宜竹箭 水經注漢水中有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故漁父有滄浪歌

原涉漢

遇兕

入水截蛟

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荆州記云沔水隈潭極深先

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血流丹水勇冠當時于後遂無蛟害

蔡侯執玉

張公忘劍

左傳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祝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水經注曰襄陽故城北枕

沔水昔張公遇

七軍皆沒

六師盡喪

魏志云曹仁拜征南將軍

害忘劍於此

屯樊時關羽攻樊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紀年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漢四

原朝宗

江詳

楚望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漢廣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沱潛

為漢

尚書

泉源為漾

水書注泉源為漾水流為漢水

增天漢美名

水經

注曰秦惠王始置漢中郡因漢水名郡也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

漢廟堆

水經

漢水逕漢廟堆下注即漢女遊處有臺後人立廟於臺上因為漢廟堆

女郎廟

水經注漢水南

有女郎山山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傳是張魯女也

上濤龍下

水經注云漢水東歷上濤而逕

於龍下

天迴雲昏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

漢陽

郡名

自隋置

漢口

漢水與涓水合流入江處

築隄

盧鈞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

節度使築隄六十步以障漢

漲齧城郭

張東之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

隄以過
湍怒

其隄莫量

唐文粹李善彝責漢水辭漢之深矣其隄莫量

遙看漢

水鴨頭綠

李白襄陽歌

往復江漢津

杜甫詩

蕭索漢水清

送樊侍
御同上

漢水饒巨石

送李校書同上

漢水波浪遠

李白詩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杜甫懷瀟上遊

漢水既殊流楚山

亦此分

李白擬古

漢五

原詩梁簡文帝翫漢水詩曰雜色崑崙水泓澄龍首渠
宣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離離細磧淨藹藹樹陰疏石

衣隨溜卷水芝扶浪舒連翩寫去檝鏡澈倒遙墟聊持

點纓上於是察川魚 增唐孟浩然漢中漾舟詩曰漾

舟逗何處神女漢臯曲雪罷水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
恣往來探翫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
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李白金

陵望漢江詩曰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
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
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李百藥王師渡

漢水經襄陽詩曰導漾疏源遠歸海會流長延波接荆
夢通望邇沮漳高岸沈碑影曲澈麗珠光雲昏翠鳥沒
水廣素濤揚閼川已多歎遐睇幾增傷臨溪猶駐馬望
峴欲霑裳喬木下寒葉亭林落曉霜山公不可遇誰與
訪高陽 又渡漢江詩曰東流既潏潏南紀信滔滔水
急沈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闊
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既
多緒長歌且代勞 宋之問渡漢江宴別詩曰漢廣不

分天舟移杳若仙
秋虹映晚日江鶴
弄晴煙積水浮冠
蓋遙風逐管弦嬉
遊不可極留恨此
山川 岑參與鮮

于庶子泛漢江詩
曰急管更須吹杯
行莫遣遲酒光紅
琥珀江色碧琉璃
日影浮歸櫂蘆花
冑釣絲山公醉不

醉問取葛彊知 王維漢江臨汎詩曰楚塞三湘接荆

門九派通江流天
地外山色有無中
郡邑浮前浦波瀾
動遠空襄陽好風
日留醉與山翁 儲光羲漢陽即事

詩曰楚國千里遠
孰知方寸違春遊
歡有客夕寢賦無

衣江水帶冰綠桃花隨雨飛九歌有深意捐珮乃言歸
明陳東春日渡漢陽詩曰春風澹微雨了了見前川
背水千家閉連山百雉懸鶯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煙此
日乘流者羈思殊未捐

原賦後漢蔡邕漢津賦曰夫何大川之浩浩披厚土以
載形納陽谷之所吐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演
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迴遊襄陽而南縈於是遊目
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

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焱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駑
洪濤涌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
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洛一

原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增詩云瞻彼洛矣惟

水泱泱 原尚書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周

官豫州其川滎洛與伊瀍三水為三川 增春秋說題

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王者沈禮焉 春秋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

為中謂之洛邑 原山海經曰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

河入成臯之西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魚豢典

略云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
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佳加

水 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郡經上洛弘

農河南縣盧氏豸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

至鞏縣而入河也尚書稱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會于河是也 增宋書曰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書出 原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磬石故上無冰洛之神曰處妃

洛二

增顧野王符瑞圖曰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宋書曰禹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

出書者也 竹書曰洛伯用與河馮彝鬪盖洛水之神

也 歸藏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云不

吉 原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鬪將毀宮室王

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僻而禍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賈逵注曰

兩水會
似於鬪

增竹書紀年曰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

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

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
與羣臣作歌云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
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原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遊
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謝承
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
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況聖人耶言
未絕而水去 增伽藍記曰神龜中洛水上作浮橋所
謂永橋也常景為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

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
朝海若 隋唐嘉話曰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
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
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
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舊記志曰垂拱
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
帝業令雍州人唐國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悅號其
石為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永昌封其

神為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齊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
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
圖為壇於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
百寮蠻獯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於壇前
禮畢還宮父老勒碑於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
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奏毀之唐書曰李適之為
河南尹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
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聞見後錄曰

洛陽叢春園有先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溜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洛三

原會澗

按河

上詳前

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

河圖曰洛水地理陰精之宮

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

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魚躍

鳳

翔魚豢典略曰湯東觀洛沈辟黃魚雙躍出於壇曹
植兩儀篇曰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陰陽和

至河鳳集龍見沈約宋書曰黃帝齋於中宮坐於
洛翔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

蟲不履生草其雄自歌其雌自舞易乾鑿度曰帝王
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

者天黑玉丹書帝王世紀曰湯時有神牽白狼銜
正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辟於洛獲

黃魚黑王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淮南子曰
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錄圖玄龜

青鯉沈約宋書曰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
泉則洛出龜書河圖曰黃帝遊於洛見鯉魚

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龜疇鳳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

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黃錄曰帝坐玄扈

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圖以黃玉為押

笙鳳

玉雞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皇鳴於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上嵩高山帝王世紀

曰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堯壇

周觀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

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軒遊

周卜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大霧三

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醢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尚書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夏竭

周鬬

史記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

下詳前

張禊

潘居

張協洛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日喜天氣之綢繆和風穆

而布暢兮百卉燦而數芬顧春服之既成兮將袞除於水濱潘岳閒居賦曰退而門居於洛之浹

明

珠

藻玉

上見曹植賦山海經曰秦冒之山洛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其中有藻玉

沈璧

墜鐘

上詳前黑玉注孫巖宋書曰高祖平關洛致鐘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

三川

四水

伊洛瀍合流伊洛瀍澗

符命

圖書

東都賦曰河洛開奧符命用出圖

書之泉

汎舟

解禊李膺字元禮與郭林宗汎舟洛水人望之以為仙舟也王濟

王濟

解禊

於洛

增出謹舉

至陽虛

山海經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陽虛之山臨

於玄扈之水

逕熊耳

繞鹿蹄

水經曰洛水東逕熊耳山北水經注曰

洛又與號水合
繞鹿蹄之山

過偃師

度緱氏

水經曰洛水又東
過偃師縣南

經注曰緱氏山名在偃師縣南洛

歷訾鞏

會漈伊

水於此潛度即王子晉控鶴處

水經曰洛水又東歷訾城鞏縣注訾司馬彪
所謂訾聚也鞏周畿內鞏伯國下見禹貢

原青雲

浮

赤光起

尚書中候曰武王觀於河沈璧禮畢且退
至於日昧榮光並塞河沈璧青雲浮洛赤

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曰
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又曰堯

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

九日溫

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曰稷讀曰側

七夜雨

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
寒五日變為五色玄黃下見前軒遊注

增帝升九阿

貢計百國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濱洛
升於九阿注其地有阪九

曲洛水逕之蓋在散關南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逕計素渚蓋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以此名
陳

兵紀勝 遣將窮源
漢書光武陳兵於洛水見劉盆子等謂其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

不悔上笑曰卿庸中皷皷鐵中錚錚也
晉書義熙中

劉公西入長安次於洛陽命參將戴延之等乘舟溯流

窮覽洛川欲盡知水軍可至之處
戴延之等竟不達其源也
戴記八關 陸疏四關

戴延之西征記謂洛總八關
之水注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輾轅旋門平津孟津也
陸機云洛有四關伊闕其

一也 神假處妃 僊真王子
漢書音義云處妃處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後曹

植求甄后不得假處妃作洛神賦
水經注緱氏山近洛水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之不得近竟舉手謝去

山有子 晉祠 巡堤詠詩 成橋作頌
俱見前
原鳳銜圖

以授軒

龜負書以俾妣

上詳鳳押注
下詳龜疇注

五子徯太康

於洛汭

三川感伯陽於西周

洛四

原豫州川

周禮豫州其川洛

熊耳源

詳前

眇彼

洛水

清洛

曲洛

洛水辨名

水經注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又云洛

水出漳山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渭水合流此又在蜀土

增歷代帝王崇禮

河圖玉版

曰蒼頡南巡臨玄扈洛汭之水有靈龜負書丹甲赤文之授水經注云自蒼頡之後軒轅堯舜禹湯歷代修壇

沈璧於洛至周武則營洛邑而定鼎云

禮秩隆於四瀆

按祀典洛不列於四瀆然歷代

齋壇壁奠之禮洛
比四瀆更隆也

天下之大湊

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中土

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郊
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摯仲治曰古之

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而
止光武起南陽定居洛邑逮於魏晉咸兩宅焉

洛

經九山

水經注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皆洛水所繞

洛有二橋

李昭

德曰洛有二橋司農卿韋弘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
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深齧之繕者告勞昭
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
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也

別袖拂洛水

韓愈送侯參謀

去來伊洛上

同上寄崔

交洛赴洪河

杜甫三川觀水詩

嵩

山東頭伊洛岸

韓愈詩

持竿洛水側

同上

清洛水光鋪

碧簾

劉禹錫詩

洛五

原詩宋顏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
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川
伊洛絕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唐太宗臨洛水詩曰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
縈錦風前漾卷羅水花翻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
曲秋風發櫂歌
蘇味道奉和受圖溫洛詩曰綠綺膺

河檢青壇俯洛濱
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
陟配光三祖懷柔洎百神
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
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李嶠奉和拜洛詩曰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饗明祠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鉤陳轉清歌上帝臺牛鳳及奉和受圖溫洛詩曰八神扶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澗水西銜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矯弱翮抃舞接鸞鷟

薛春惑進船於洛水詩曰禁園紆睿覽仙櫂叶時遊

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芳生蘭蕙草春入鳳皇樓興

盡離懷暮煙光起夕流 增唐李嶠詠洛詩曰九洛韶

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丹鳳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

客陳王靚麗人神龜方錫瑞綠字佇來臻 武后大享

拜洛樂章詩曰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宇兮孕八

荒天符既出兮帝業昌願臨明祀兮降禎祥 宋張耒

渡洛憶淮上詩曰沄沄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

輕鳥意隨青嶂去。亂波爭汎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
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原賦魏曹子建洛神賦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
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覩
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
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
無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游龍鬋鬋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焉縱體

以游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
瀨之玄芝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而自持爾乃衆靈
雜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波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彝鳴
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鑾以偕逝六龍儼其
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
是越北汜過南岡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神

人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撫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
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原銘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
經於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
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
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謹案第二頁前二行海岱及淮惟徐州刊本徐訛
青今改

第二頁前五行爾雅曰按此條係水經注之文爾
雅二字係訛

第六頁後一行韓贈張籍詩韓下當有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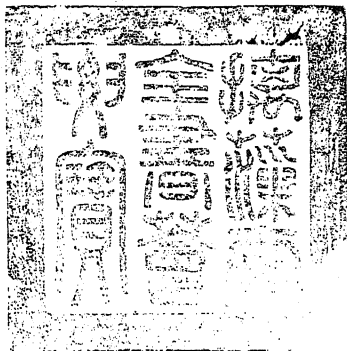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二行無言意未甘按全唐詩無言作言
榮

第十四頁前三行水經注曰余按二濟同名也此

下係水經注駁應氏之文刊本既冠以風俗通
連綴此文脫去水經注曰四字似欠明晰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刊
本濁訛濟據國策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洪波潏潏刊本潏訛潏古者
舊言刊本耆訛者並據水經注改

第二十六頁前一行江鶴弄晴煙刊本晴訛青據
全唐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李鍾淑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